

客家武术试论

客家人重视文教,这是研究界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客家人崇尚武术,却很少被人阐述。在此试作粗浅论述。

一、客家与武术的姻缘关系

客家崇尚武术,可以说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客家人祖先大多为中原人氏,而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群雄争霸与兵家逐鹿之地。早在远古传说时代,黄帝称主中原之前与蚩尤、共工所领导的部族相争而发生的几次重大战役——阪泉大战、涿鹿之役和冀州大捷等等,其战场都是在中原地区。所以,客家先祖自降生以来,就经常领略乃至深深体会了刀光剑影、血火相间的世面,从而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深深烙上了借武生存和以武争霸的观念。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发生的无论是诸侯相争、农民暴动,还是异族入主、外寇掠侵,都将占据中原作为重要目标乃至关键的手段。因此,处于烽火叠起、兵戈相扰的古代中原人民,他们长期以来就为保家卫族或防御外患而殊死抗争。这种生活经历与事业追求,在古代社会除了必具热爱故土和精忠报国的主观意志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强健的体魄特别是精湛的武艺去实践和表现。因此,客家先祖早在南迁之前,就已饱尝了兵刃溅血和残忍杀戳的悲惨,以及横刀立马和冲锋陷阵的豪壮,从而使他们比别的地区和民系的人氏,都更能体会和认识到武术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和价值。可以说,客家人尚武的观念就是孕育于古代中原的血火相映与剑盾撞击之中;能攻善守、富于实战功

能并兼有健身壮体的北方中原武艺,就是客家武术的根基。近现代客家武术的不少门派,还保留着某些北方武术和成份,如流传于客家地区南拳“朱家教”,它不仅讲求“拳路”,而且还配合相当多的“腿功”,这无疑是对北方武术观念的继承。

然而,客家武术所以能自成气候并独树一帜,却有赖于客家人的漫长迁徙经历和在穷山恶水中的艰苦拓垦生活。众所周知:客家人所以会由中原人氏而成为南方山区的一支汉族民系,原因是因为他们祖先大约从晋朝开始,经历了五次以上因异族入侵或朝廷内讧及农民起义等所引起的战乱和灾难,逐步从中原而江南而闽粤赣边区以及华南和西南山区乃至海外。在这些迁徙过程中,由于兵荒马乱,盗匪四起,自然离不开武艺以自卫,特别是当他们落居于闽赣边区及其他终点站之后,由于这些地方在客家人到来之前都是原始荒凉的丛林山地,居住的都是民风强悍、尚武好斗的土著居民,后者对于进入他们领地的客家人自然充满敌意,所以,难免会与客家人发生冲突和争斗;另外,在客家人所居的这些地方,由于地理偏僻,交通闭塞,以致国法难及,加之“山多田少”、“山贫地瘠”而难以谋生,容易滋生一些好闲不法分子打劫掠夺。所以,居住在这种险恶和不安的环境之中,如果要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一整套自我防御的建设。其中普及武风自然是最基本的科目。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客家先民不仅年壮者需要重操昔日中原所传的武艺,而且年幼者也必须练就一身攻防的本领。这样一来,客家人对于中原带来的武术不仅不会舍弃,反而还将得以进一步的巩固和普及。所以,据有关资料记载:“到清末民初时期,一般客家宗族聚居地方的乡里,学习武术者约有70%左右。无论农工商贾,都有几套拳脚防身,甚至青年学子,暇时也兼习拳技,以防御外侮。”(《客家武术谈》,新加坡《联合晚报》1985年11月1日)

但是,客家武术的声名和意义不仅在于它的“量”,还有关它的“质”。客家先民从中原往南迁徙时,由于一方面沿途难免与当地的盗寇和恶霸冲突;另一方面又在留居之地长期与土著交锋,这样,从中原带来的武艺,在长期的沿途交战和在新的环境实践中,难免因博采众长和因地制宜而发生变异。所以,发展到以后,客家武术的不少种类都不同于原来中原的套路和技法,而走向自成门户和派别。客家武术中这种自成门派的技艺非常众多,据笔者考察,不仅南拳“洪、刘、蔡、李、莫”五大家中至少“洪、蔡、李”三家与之有关(下面详谈);而且还有许多诸如“吴家教”、“刁家教”、“朱家教”、“罗家教”、“钟家教”、“李家教”等不只工于拳法还兼别类武艺的派别。所以说,客家武术还有它一定的自身特色,从而使它在中华武林中得以光彩照人,引人注目。

二、客家民俗中的武术因素

客家尚武不仅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而且事实上在客家人现实生活中也如此实践和表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客家各类民俗事象中都浸透着武术的因素。

1. 谚语和俗语中的武术因素

谚语和俗语作为民俗的一个项目,它的形式虽然简短:长则几句、短则一句,但是,其中所含内容却是非常真实和客观。它往往反映了民众对某种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它最忠实和直接地体现着人民对某种生活的意见或认识。在客家人中流传的谚语和俗语,就有许多折射了武术的因子:

①拳头大,拳头硬,拳头打穿壁。

(说明拳功不错,有力量。)

②功夫照试,酒照尝,豆腐照(照样)拼。

(说明有胆量,敢作敢为。)

③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说明习武必须持之以恒。)

④拳打三，脚打七，目珠(眼睛)打十一。

(说明斗武要机智敏捷。)

⑤功夫莫生事，手艺不误身。

(说明要讲武德。)

⑥唔怕(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

(说明武艺要专，不要耍花架子。)

……

这些谚语和俗语，虽然有的在日常生活中只是用以比喻说明某些生活方面的哲理，而不仅仅用于武术场合的事情，譬如“拳打三、脚打七，目珠打十一”这句俗语，就常用于教育人做事不要呆板而须灵活迅捷，但是，如果创作这些谚语和俗语的人没有了解或体验它们表层意思所含的武术原理，则是绝不可能以它来表现有关生活哲理的；而接受者如果不理解或不认识武术方面的知识，也难以领会它所容的内涵，从而难达到受教育的意义的作用。因此，我们从这些谚语和俗语所表现的武术技理和有关武德思想可以看出，客家人是相当熟悉武术甚至有相当的武术涵养的。

2. 故事和传说中的武术因素

文艺是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来源于生活中的客观现象。特别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客家地区流传的故事与传说，自然是客观反映了当地的生活，而其中却有不少是反映武术事象的：

①客家地区有个广为流传的《雄牛脱轭》故事，虽然讲述者讲述它时多在说明族亲的重要的场合，因为客家很重视族缘的亲密与团结，谚云：“亲有三代，族有万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闲了”等就是强调族亲的重要。但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却纯粹是关于

比武的。为便于叙述,我们姑且将故事中两个比武者的姓氏命为甲与乙。它说:有甲乙两位武术高手,江湖上狭路相逢便厮杀起来。甲所用的兵器是钩刀,乙用的是长枪。两人武艺相当,一来一往,一攻一防,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最后斗到精疲力尽,定格在甲将钩刀架在乙的后脖子上,乙将矛头顶在甲的脖颈前,相持多时都不知所措。这时,围观者中有一个乙姓武师,大喊一声:“雄牛脱轭!”乙武夫恍然大悟,将头轻轻往前一低并绕了一下,然后猛力一刺,将甲武夫毙命……

②还有一个也常在强调族缘重要的场合中讲的《吕妃助亲》的故事。它说有位姓吕的武状元,身材高大魁武,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进京考试时,被一位受宠的吕姓皇娘知晓。她有欲助他一臂之力,暗地里将考试科目透露给他。谁知隔墙有耳,此事被同期考生知晓。大家为排挤这位最可怕的竞争者,都想方设法暗算他。这位吕姓考生也真聪明,把手用缎带包扎起来,装着手臂受伤,以躲过众人在考场外的暗算。但临考那天,还是有人串通考官,把赛的石狮涂上油蜡。吕姓考生不知其情,当考官大喊:“吕某试举!”他健步来到石狮旁,先解下臂上绑带,然后站稳马步,大吼一声,奋力将石狮举过头顶。这时,石狮直往下滑,难以坚持。当石狮将要滑到地上时,他急中生智,突然起脚用力踢去,只见石狮骨溜溜滚出几尺远。这一举动,惊呆了在旁的考官,问何种招术,答曰:“狮子滚球。”观试的皇上见闻,龙颜大悦,当即钦点为状元……

③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辑),有则补白叫《教师怕柴爿》故事。它说:曾经有位武术教师,因出师不久,死遵师传,不讲随机应变。有一天惹火了一位卖柴的樵夫,争吵中动起了手脚。那武师自恃功夫在身,扎好马步,出招迎敌。樵夫捡起柴爿左右开弓,不断仍来。那武师从未见此打法,所学功夫全然无法用上,最后只得认输……

以上所述故事,其内容当然是源于客家地区的生活,不可能是客家不知武术而凭空捏造。笔者曾查阅一些关于客家武林人物事迹的史料,发现其中第二则即可能源于清代武士徐庆超的事迹。据《梅州人物传》记载:徐庆超,字星溪,家名徐狗四,广东蕉岭人,乾隆六十年登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嘉庆五年授闽浙督标右营守备,道光九年迁闽浙陆路总兵。他考武进士的情况与《吕妃助亲》极为相似。“吕”“徐”可能只因谐音而误传;将进士说成状元,则恐怕因为一方面民间认为两者都是科举而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民间采用夸张以抬高其身位;至于传说中加入史籍中没有的吕皇娘的帮助,那是因为民间故事讲究情节的戏剧性和曲折性而添入适当水份,以及讲述者为强调族亲重要所致。所以,我们认为这则故事的原型极可能就是徐庆超的事迹。

3. 民风与习俗中的武术因素

客家人不仅在口头讲述民俗事象中体现出武术因素,而且在活生生的民俗活动中也表现武术事迹。在此,我们举走江湖者“打砣”和节日活动中的“国术表演”作为说明。

客家地区山贫地瘠,有的人便以走江湖卖膏药为业。这些走江湖者往往都有几套功夫。虽然他们都对围观者说:“膏药是真,功夫是假。”其实正好相反。在这些“功夫”中,且不谈舞刀弄枪、摔打滚爬等是关于武术的动作,其中基本一致的是,几乎所有客家走江湖的人都会耍一种“打砣”功夫。所谓“打砣”,就是在一个小铁锥上拴一条长绳,表演者手握绳子,将砣往前甩去。这套招术显然类似镖术,但不同而奇妙的是,“打砣”者尽管绳子很长,他却可随意甩近甩远,并且是按既定的空中就收回。这种方法是用于变把戏时赶开围得太近的观众而占有适当的空间以便于做生意的,因为走江湖变把戏时,往往吆喝一阵或舞弄一番之后,就会围上许多观众把场地围得狭小,这时,表演者就得先“打砣”,把观众赶开一

点。于是他朝围在前面的人甩起铁锥。在“打砣”时，围在前面的观众见铁锥正面疾急飞来，但正好飞到鼻前一寸左右后就收回了，吓得连忙后退。这种功夫非常惊险，如精神不集中，用力不适当，或者收手不及时，都会让观众受伤或毙命，所以，客家有句说明不要逞能或不懂装懂的俗语叫“没功夫莫打砣”。可见客家走江湖者不要说以刀枪棍棒表演吸引观众和顾客的人要有几套真功夫，就是一般走江湖的“打砣”技俩也要苦练几载。

至于节日特别是春节、元宵和中秋时节的活动，其内容则更多武术的因素，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国术表演”。就此，台湾学者陈述忆其家乡闽西上杭的“国术表演”而维妙维肖写道：“……国术表演，大致有单人徒手与双人徒手，及钯头、钩刀、关刀、单双木棍、单双刀、铁尺；此外，还有倒立行走、跳桌等节目。开始表演单人拳，继则双拳对决，然后依次单木棍表演、双木棍对打。双木棍对打，劈劈拍拍，紧张激烈，配以锣、鼓、钹声之呼应，好听好看。赧观钯头之耀武、钩刀之扬威，瞬见钯头与刀对阵，钩刀对准钯钩刺，钯头则巧妙抵制钩刀，刀来钯往，拼斗不已，丝毫不肯放松，其技巧之精湛，可说已至出神入化地步。至于单刀赴会、关刀制敌，刀光剑影，眼花缭乱。而单刀与双铁尺较量，你一招、我一挡，进功退守，快如闪电，恍若置身战场。一刹那，持双铁尺者，被使单刀者横刀一扫，双铁尺被震落地。使双尺者一霎时脱下上衣，用力甩去，企图捣乱使单刀者视线，跳过长板凳障碍物，使单刀者挥刀向前，猛力砍去，顿时上衣与长凳均被砍坏！但使双铁尺者知对方用力过猛，不能马上追来，立即抓住使单刀者要害，以制服之，无法动弹。至此彼此精疲力竭，只得言和。斯乃真实功夫。表演者汗流浹背，观众咋合叹为观止。”（陈述《浅谈闽杭南阳镇之年节喜丧习俗》，《客家纵横》32开本第一辑。）

所以，我们从以上所举民俗事象不难看出，客家地区的武术风

气是十分浓厚的。它几乎浸透于客家人各种生活习俗之中。

三、客家武术重要门派举介

客家武术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一定的影响,是由于它不仅成为一种风习在客家地区广为普及,而且在中华武林中有一定的特色和地位。限于篇幅,在此,我们就以与北方典型武艺“北腿”并称的南方重要武艺“南拳”范围举例,从中也不难看出客家地区的“南拳”流派之众及其在南方武林中的影响。

客家地区的“南拳”,有的是南方各地所共有,而有的却是客家地区所仅有。我们在此分别举要介绍。

1. 与南方别民系所共的“南拳”

①洪拳:源于少林拳,相传为洪熙官所传,于明末清初由河南经福建而广东全境,为清代“洪门会”结社反清作出过重大贡献。其特点是:动作朴素,步法稳健,拳势威猛,刚劲有力,手功多于腿法。练习时要求含胸、塌腰、沉桥及含蓄发劲。多桥法,擅标手。内容包括三进拳、钱线拳、二龙争珠、夜虎出林等。其余手拳路为五形拳和十形拳。其中十形拳是模仿一些动物的神态特征,结合武术拳法编成套路,有龙、蛇、虎、豹、鹤、狮、象、马、猴、彪等形态。基本动作有拳、掌、指、爪、钩、鹤顶。手法有沉桥、圈桥、缠桥、掌、封桥和劈掌;步法则有四平大马、三角马、前弓后顶、子午马、吊马、消耳青马和麒麟马等。

②蔡拳:相传由少林寺所传,以广东番禺县最为盛行,但在其附近客家人较多的非纯客家县如中山、花县等也甚为流行。其内容包括十字拳、大运天、小运天、天边雁、柳碎梅、两仪四象等。特点虽然不拘形式,灵活多变,但精要却还讲究,即以短打为主,沉肘护夹,长短剑,柔刚相济。其步法以三角马为多,稳如泰山,而又移动灵活,能攻善防。攻击时多用垫步连续戟,打乱对方马步,使之

无可后退,然后奋力出击;防守时以退步侧闪,或连消带打,或边走边乘机回击。

③李拳:传说由少林寺和尚李色开创,在广东非纯客家县的中山、河源等地流行,类似客家独有的“李家教”,但又有所不同。其特点是大桥大马,侧身侧步。手法主要有长桥手、抛、钉、插等;步法有四平马、弓箭马、吊马、拐步和扭步等。身形分单边身和侧身。练习时多用圈桥、盘桥、绕步、小步,较多跳跃和腿法,因而灵活自如。此外还先学拳后学腿,所以比试起来比“李家教”下肢进退更为灵活,并给人以动作朴素,活泼矫健的感觉。

总而言之,拳书中所谓“洪、刘、蔡、李、莫”等五大拳派中,在客家地区至少流行大半。

2. 唯客家地区所独有的“南拳”

①昆仑拳:由河南随客家南迁流入闽粤闽边区,其中以粤东丰顺县最为盛名,扎根于斯至少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它有八字口诀:“刁滑、凶猛、吞吐、浮沉”,所以具有矫健有力、快速灵活以及活动范围大、吞吐量大等特点。其手形手法主要有姜牙拳、插手、龙虎手等。格斗时攻防结合,手脚并用。攻时凶猛多变,令人防不胜防;防时四肢并用,使人难占便宜。

②刁家教:相传为客家先民抵达江西之后才创,然后流入闽西粤东等地再传刁家兄弟。主要以梅县、兴宁最为著名。它的套路结构共108个动作,但主要有口字、品字、金字、照镜、穿扬、工字和整字等几个套数。如口字用作准备运动及防守;照镜用于上手虚晃,下手乘机进攻;穿扬用于拨开对方、连消带打等。其主要特点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以守为主,以攻为辅,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初入闽粤边区时的精神面貌。

③岳家拳:相传由岳飞所创,一百多年前由湖南从其后裔传入粤东,并播及闽西。其中以梅县地区最盛,当地名为“一盆珠”。基

本动作是开弓、拦手、狮子口、单鞭、十掌、削手、翻身手等。基本特点与“刁家教”相反，即以攻为主，以守为辅，又攻守兼备，讲究实用。格斗时要求心趋、手趋、步趋，全攻全守，但往往又以左手为虚，右手为实，步法灵活多变，因而颇有威力。

⑤连城拳：流传于闽西连城县境，故名。相传源于明末天启，盛于清代顺治。其特点以上肢动作为多，擅用短劲，以防为主，但不仅拘于“空拳”，还可结合棍棒，可见已越出一般拳术范畴而杂蓄各种武术内容。

总之，客家地区武术门派众多，在中华武林中占有相当地位和影响。我们仅以上举南拳门类一些流派，就不难窥其大概。

四、客家武术在历史上的作用

客家武术在历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它除了如第一部分所述为服务并达到客家南迁重建家园的目的和理想外，还为以后客家人在现实生涯乃至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其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拓广科举门路，改善贫民生计

客家聚居地多为土地贫瘠、资源贫乏的山区，正如各地方志所谓“山多田少”、“山贫地瘠”、“八山一水一分田”云云。因此，一方面由于古代中原重视文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因人口增加而耕地日少，客家人谋生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文教的建设以求仕宦和经商。但是，读书就学特别是经营买卖的事业，是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并非一般人家所能为，于是，就有不少贫困弟子依靠祖传武艺加以苦练，以求通过武术方面的科举达到改变身份和改善生计的目的。据同治《赣州府志》〈记事至道光30年〉、乾隆《汀州府志》〈记事至道光17年〉记载：明清两代闽粤赣边区举人进士共2265人，其中武举人和武进士542人，占全部科举人数四分

之一。这个数字的比数是相当可观的。至于武秀才之类就更多了。它表明客家地区教育之盛的声誉,武科教育也作出过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通过武科的人士原来家境多属贫寒,如果不以武科成名,家境是很难改观的。而达到武秀才以上的科名,他们的生活就基本有保障了,因为客家地区有一个传统:村村都有属于公产的“学田”,它的收入除用于公祭之外,都用于奖励和分配给考上秀才以上的人家。所以说,客家崇尚武艺,改善了不少贫困人家的生计。

2. 反抗强权暴政,提高客家地位

客家人由于南迁基本都是受异族入主所迫,加之他们在中原接受的是唯汉独尊的思想,所以,他们对于异族的入侵普遍都同仇敌忾,表现出一种比其他民系较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意志。早在元人人主之时,文天祥为勤王而起兵并转战闽粤赣边区,其部即多客家子弟,并多为保驾而牺牲。清兵入关后,客家不服清人甚至企图反清复明者更不在少数。他们或在清兵进犯时据关自守,顽强抵抗,如明末保驾太子而镇守肇庆的粤东丰顺人氏吴万雄,顺治时期“踞长潭拒之(清兵)”的粤东义民领袖林丹九等(见《梅州人物志》);或在清人人主后秘密结党以图推翻清廷,如清代广东的“洪门会”和“红会”,闽西的“千刀会”和“红党会”等等(见李汉州《闽西历代农民起义史略》,《闽西史志》1990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反抗外国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英勇奋战。如明末闽西人氏刘国轩辅佐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乾隆年间任广东左翼镇总兵的粤东五华人氏魏大斌、刘海盗等等(见《梅州人物志》)。这些民族义士和爱国英雄,除了有一腔民族气节和爱国之心外,都有一身武艺作为驰骋沙场的基础。黄遵宪诗赞扬文天祥所率的客家子弟“男执干戈女甲裳”,就说明这些民族义士与爱国英雄都是能兵善战的。至于其中领袖人物则更是功夫精湛

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客家人这些义举,为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争得了不少荣誉。近代不少西方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高度称赞客家是“最富爱国心”、“民族气节最强”、“最顽强”的民系,这应该就与客家能文善武、不易征服有关。

3. 反抗黑暗统治,推动社会进步

正如不少客家研究者所说,客家是一个热爱和平与自由的民系。他们之所以几经南迁,多是因为不堪战乱和异族高压之苦,而来南方山区寻求和平与自由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和生产力的进步,只要有人居住的地区,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而封建专制政策多是鱼肉百姓的。因此,要争取和平与自由,根本的办法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于是,在封建社会,客家地区的农民暴动层出不穷。据有关人士统计,仅闽西一地,自北宋至清末就暴发了三十余次较大的农民起义(见李汉洲《闽西历代农民起义史略》,《闽西史志》1990年第2期)。当然,客家人参与的农民运动,最著名的当数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几近取代了满人统治的清王朝。而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则几乎清一色的客家人。当然,发生在古代社会的这些农民运动是离不开武艺作为攻伐的,如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在广西贵县就“聚集群众学武艺”,“洪秀全一击铜鼓,学拳的人就来。”(《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第36页)可见那些起义者都会或者都学过武术。而其中主要将领,个个都是武艺精通者,且不谈洪秀全能教授武艺必须懂得武术之理,就是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也是这样。《忠王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清稗类钞》更载石达开“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游衡阳,以拳术教授弟子数百人。其拳术,高曰弓箭装,低曰悬狮装,九面应敌。每决斗,矗立敌前,骈五指蔽其腹脐下;如劲敌,则数转环踢之,敌随足飞起,跌出数丈外者,曰连环鸳鸯步。”而李秀成则曾从

江苏师父学过枪法，并得一手绝技：“能用枪把对方枪压在地上，然后转身刺中对方。”（《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80页）就连太平天国的客家女将也会武术，如洪宣娇在战斗中“解衣纵马，出入清军，刀术妙速，一军骇目。”广西还有一首民谣称她：“妇女去跟洪宣娇，会打水炮会耍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跑断腰。”由此可见，客家农民运动是离不开武术的。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武艺在身，才会使得客家地区农民起义随时发生并影响深远。

（本文与福建龙岩师专体育系主任郑健荣君合作，并经练健君指教而成。）

原刊吴泽主编《客家学研究》（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